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Z1.5t/tccag

总登
记号

140971

柴科夫斯基

论音乐创作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书号	7800.47
总登记号	140971

柴科夫斯基 论 音 乐 创 作

逸 文 译

人 民 音 乐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10421/45 08

柴科夫斯基论音乐创作

逸 文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20千文字 6.5印张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130册

书号: 8026·4218 定价: 0.92元

中译本说明

苏联音乐出版社于1963年、1964年先后出版了柴科夫斯基专题音乐论集三种：《论交响音乐》、《论民间音乐》、《谈作曲家的创作与技巧》，为国内外音乐界研究柴科夫斯基文字著作遗产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也令广大音乐爱好者、文艺爱好者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三个专题共收引文近三百则，取自柴科夫斯基生平所写的论著、书信、日记、札记等原始材料。中译汇编本取名《论音乐创作》，现将三个专题的内容说明如下：

论交响音乐（库宁编）内容分两部份：第一部份为柴科夫斯基对交响音乐的一般性论述以及对他本人交响乐作品的意见，共105则引文，按作品体裁（交响曲、组曲、序曲、协奏曲）分先后；第二部份为柴科夫斯基对俄国和西欧各国二十余位作曲家交响乐作品的评价，共73则引文，按俄国、德国、法国等民族学派次序排列。

论民间音乐（拉比诺维奇编）引文36则内容分两部份。1至24则：柴科夫斯基对民间音乐的一般性意见，他对民歌的认识和运用；25至36则：同时代人谈柴科夫斯

基与民间音乐。

谈作曲家的创作与技巧（库宁编）内容分两部份。1至24则：柴科夫斯基对音乐创作一般问题的见解；25至43则：他对自己和其他作曲家创作过程的论述。

中译本在编排体例上悉按原书，即编者按语紧接在引文之后，注释又在按语之后。按语用五号仿宋字体排印，注释用六号宋体字排印，以区别于引文正文（五号宋体字），一併说明，希请读者注意。

译者于1983年2月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155/tcca8
总记 登号	140971

目 次

中译本说明.....	(1)
论交响音乐.....	(1)
论民间音乐.....	(133)
谈作曲家的创作与技巧.....	(158)

论交响音乐

1

(引自 1878 年 2 月 17 日致梅克夫人信)

如何表达写作无明确标题的器乐作品时所体会到的那种不明确的感觉呢？这纯粹是个抒情的过程。这是用音乐来倾诉激动的心灵。从本质来说，内心的感受借音响而流露，就像抒情诗人以诗句述怀一样。区别仅仅在于，音乐具有更加无比强大的手段和细致的语言去表现千百种不同的内心情绪因素。

梅克夫人(1831——1894)，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庇护人，曾和柴科夫斯基维持多年的友好通讯。

2

(引自 1878 年 3 月 27 日致塔涅耶夫信)

……我可不愿意自己笔下出现一些不表现任何内容而无谓地耍弄和弦、节奏和转调的交响乐作品。我的第四交响曲当然是标题性的，但这个标题却绝不可能形诸文字……交响乐——一切音乐形式中最抒情的一种——不是正该如此吗？交响乐不是应该表现难以言传的、出于内心而要求一吐为快的那一切吗？

3

(引自 1883 年 10 月 17 日致阿尔勃列希特信)

阿纳托里^①信中说，大家要演出我的第一交响曲。这是我十分希望的，因为，尽管它有种种重大缺点，我对它仍有偏爱，这是在美好的青年时代所犯的错误。

第一交响曲(《冬日的幻想》)是题献给尼·鲁宾什坦的；曾经在莫斯科由鲁宾什坦指挥演出过一次(1868年2月3日)1886年10月22日该交响曲首次在彼得堡的俄罗斯交响音乐会上演出，由杜契指挥。两个中间乐章几乎是早

在二十年前，即 1867 年 2 月 11 日演出的，由安·鲁宾什坦指挥。

阿尔勃列希特(1836—1893)，曾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副院长多年，是尼·鲁宾什坦的亲密合作者；1883—1885 年是学院的实际领导者。

① 阿纳托里·伊里奇·柴科夫斯基是彼·伊·柴科夫斯基之弟。

4

(引自 1883 年 11 月 15 日致梅克夫人信)

……大家坚邀我星期六去莫斯科。这天在音乐协会演出我的第一交响曲。不知道您是否了解我的这首作品。虽然它在许多方面很不成熟，但实际上比其它许多比较成熟的作品更有内容、更为出色一些。

5

(引自 1886 年 4 月 15 日致尤根松信)

我刚才去过伊波利托夫-伊凡诺夫^①家，在他那里见到你送去的我的第一交响曲。我不记得以往曾经生过这样的气……幸好我还活着，能够针对我的第一交响曲上出现的

如此谬误进行纠正和解释……需要谈谈我的多灾多难的第一交响曲的全部历史。

它是1866年写成的。演出以前，我曾经根据尼·格·鲁宾什坦的意见作过若干改动，1868年按此改动本演出。但当时我就决心对它进行彻底修改。不过这个愿望直到1874年才得以实现……然后到1883年才得以演出……现时，约两个月以前，你询问我在第一交响曲上作过什么改动。我对你说明，没有任何改动，总谱在1875年出版时已作修改……可我现在见到了什么呢？你交给伊凡诺夫的第一交响曲上有着我在1874年彻底修改时取消掉的内容。也就是说，我所扬弃的一切糟粕，你现在又尽力加以恢复了。

这一切令我十分不快，因为我很喜爱这首交响曲，并为它的如此悲惨的遭遇深感遗憾。

① 伊波利托夫-伊凡诺夫 (1859—1935)——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学生；1906—1922年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

6

(引自1872年11月2日致其弟莫·伊·柴科夫斯基信)

第二交响曲我已完成，它使我全神贯注而未遑顾及其它……就形式的完整性而言，我认为这是我的一部比较好的作品，而形式的完整性是我迄今未能显示出的素质。①

第二交响曲在音乐会上演出时受到公众和评论界的热烈赞赏。1873年1月26日、3月27日和5月15日，该交响曲在莫斯科演出，由尼·格·鲁宾什坦指挥。

① 柴科夫斯基于1875年3月22日致贝赛尔信中说：“第一交响曲比第二交响曲差得多。”

7

（引自1873年1月27日致斯塔索夫信）

我的交响曲昨天终于演出并大获成功……说实话，我对头三个乐章并不很满意，但《仙鹤》演得不错，相当成功。

第二交响曲的末乐章是根据乌克兰民歌的主题用变奏形式构成的。斯塔索夫将这一乐章列为柴科夫斯基的优秀之作。

8

（引自1879年12月3—4月致梅克夫人信）

……我着手修改第二交响曲，只有其中的最后一个乐

章未加触动……我纵观全曲，发现其中除成功之处外还有一些缺点，于是决定重写第一和第三乐章，修改第二乐章，而最后乐章仅加以压缩。这样一来，如果工作顺利进行，我的一首不成熟的、平凡的交响曲将会成为一首佳作。

9

（引自 1880 年 1 月 4 日致塔涅耶夫信）

现在我正忙于改写第二交响曲。我写了新的第一乐章，其中只有引子和结尾维持原状。快板第一主题是另改了，原来的第一主题成为第二主题。这一乐章现在紧凑，简短并且不困难了。如果说，“不可能演奏”这句话言之有理，那是与第一乐章的原来状态有关的。天哪，那是多么地困难、喧闹、缺乏联系和欠条理啊！行板无改动。谐谑曲更动甚大。结尾大大删削了……所有这一切几乎已经完全就绪。

交响曲的二次改编本未得到柴科夫斯基诸知友——卡什金、阿尔勃列希特和塔涅耶夫的赞许。但听众们熟悉的正是第二交响曲的这一改编本。不管其优缺点如何，新编本在音乐会实践中扎下了根，因为初编本是 1954 年才公开发表的。

10

(引自 1875 年 11 月 12 日致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信)

我下火车后直接去出席我的第三交响曲在本月 7 日进行的排练。在我看来，这首交响曲没有提供出任何成功的构思，但在织体上前进了一步。我最感满意的是第一乐章和两首谐谑曲，其中第二首较难，演得远不如人们期望的那么好……

11

(引自 1877 年 5 月 1 日致梅克夫人信)

现在我忙于写一首交响曲，那还是冬天着手的。我极愿把它题献给您，因为我认为，您会发现其中反映了您的珍贵的感情和思想。

此处指第四交响曲，该曲于同年完成并题献给梅克夫人。

12

(引自 1877 年 8 月 12 日致梅克夫人信)

我们的交响曲稍有进展了。第一乐章需要我在配器上花费不少精力。它很复杂，也很长；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较好的乐章。至于其它三个乐章则十分简单，配器将是很有趣味的。谐谑曲会有一种新的配器效果，这是我所期望的。最初是弦乐单独演奏，始终是拨奏；木管乐器进入三声中部，也是单独演奏；铜管乐组加以代替，同样是单独演奏；在谐谑曲结束时，三组乐器以短促的乐句相互呼应。我认为，这种音响效果将是动人的。

柴科夫斯基在两年后(1879年6月2—6日)致梅克夫人信中说：“这是不能用钢琴改编来处理的作品，如果不具备管弦乐音响的美，它就会丧失其一切作用。”他在此信中依旧认为第一乐章是“最佳的”。

13

(引自 1877 年 12 月 11—14 日致阿纳托里·柴科夫斯基信)

今天完成了第四交响曲最困难的乐章，第一乐章……

当我写歌剧①时，我没有体会到交响乐给与我的那种感觉。我写歌剧时带侥幸心：可能得心应手，也可能一无成就。我写第四交响曲时却充分意识到这部作品是出色的，是我迄今的一切作品中形式最完美的。

① 1877年10—11月间，柴科夫斯基从事《叶甫盖尼·奥涅金》头四场的配器工作。

14

(引自1878年1月1日致尼·鲁宾什坦信)

奉上交响曲……三天后可以寄达尊处。我求你在它未演出之前不要下判语。很可能，乍一看来，它不合你意，但别忙下最后的判决，而是在演出后函告我以真实意见。我希望你同意在近期的一次音乐会上给它一席地位。至于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我的优秀作品。在我近期的两个产儿，即歌剧和交响曲中间，我认为后者较优……在第一乐章里有很难的、渐进的速度变换，此点请你注意。第三乐章整个用拨奏。速度愈快愈好，但我很不了解，飞快速度的拨奏能达到何种程度。

15

(引自 1878 年 1 月 30 日致尼·鲁宾什坦信)

看来此信在交响曲第一次排练时正好寄到。谐谑曲很令我不安。我仿佛告诉过你要将它奏得愈快愈好。现在我突然开始认为，不该将它奏得太快。不过我悉听尊便，并且认为你能比我更好地决定应有的快速程度。

第四交响曲于 1878 年 2 月 10 日在莫斯科演出，由尼·鲁宾什坦指挥。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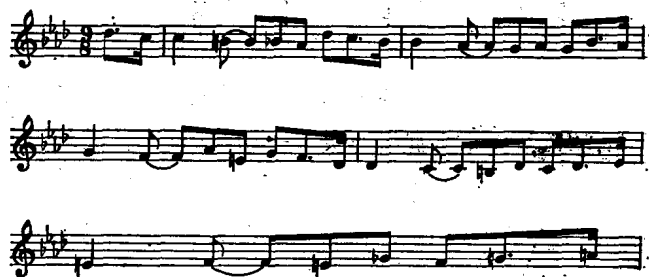
(引自 1878 年 2 月 17 日致梅克夫人信)

您问我，这部交响曲是否有明确的标题？通常来说，当人们就交响乐作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就回答：什么也没有！……但在我们的这部交响曲里是有标题的，就是说，能够用语言来解释它企图表达的内容，而我能够并且愿意向您，仅仅向您一人，指出它整个的以及分乐章的涵意。当然，我也只能概括地做到这一点。

引子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是绝对主要的思想；



这是注定的命运，这是一股命运的力量，它阻碍人们奔向幸福，达到目的，它嫉妒地监视着，不让幸福和安宁完美无缺，它就像达摩克里斯的剑^①一样高悬头顶，经常令人内心不安。它战无不胜，你从来也占不了它的上风。只有听其自然和徒自悲伤，



痛苦和绝望的情绪愈来愈强烈。不如摆脱现实而沉入幻想：

